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系列丛书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民族民间文学

LUN MINZU MINJIAN WENXUE

| 本卷主编：毛巧晖 王宪昭 郭翠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系列丛书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民族民间文学

LUN MINZU MINJIAN WENXUE



本卷主编：毛巧晖 王宪昭 郭翠潇



北航

C169867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569.1
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民间文学 / 毛巧晖, 王宪昭,
郭翠潇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161-2852-7

I. ①马… II. ①毛…②王…③郭… III. ①马列著作-民族文学-
文学研究②马列著作-民间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A5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528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周慧敏
责任校对 张玉霞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1.5
插 页 2
字 数 185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专题摘编”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李慎明			
编委会副主任	侯惠勤	程恩富	李汉林	
编委会成员	王伟光	武寅	王苏粤	杨扬
	陆建德	党圣元	卜宪群	步平
	张顺洪	谢地坤	卓新平	吴太昌
	金碚	张晓山	张世生	李林
	房宁	郝时远	李培林	尹韵公
	张宇燕	吴恩远	罗京辉	崔建民
	郑秉文	李向阳	黄平	孙新
	高翔	刘迎秋	张星星	
本卷主编	毛巧晖	王宪昭	郭翠潇	

前 言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工作，重视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工作。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下发，并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努力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党和国家的思想库智囊团、哲学社会的最高殿堂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2009年初又决定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并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作领导小组。小组成立后，一方面注重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组织机构的建设，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别的研究室和中心等；同时又注重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安排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28个相关领域的“专题摘编”及基础理论专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推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专题摘编”丛书的出版，对我国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本身，对深化我国学术界相关科研工作，对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学习也将提供便利并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专题摘编”编委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

摘 编 说 明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民间文学》较为系统地汇集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民族民间文学的有关论述，论述发表的时限为 19 世纪中后期至 20 世纪上半期。本书以摘录为主，原则上不录入整篇文章或报告；按照论述内容与所涉及的问题进行分类，以此为基础形成本书的基本构架；在同类论述中按照卷数次序排列。

本书摘编的内容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民族民间文学的基本看法，按照内容分为：论民族民间文学的起源与发展、论民族民间文学内容、论民族民间文学的形式与创作三个重要主题，无法归类地放在了“其他”中，通过这四个选题的摘编，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民族民间文学起源与发展、内容、形式与创作等方面的主要思想以及理论贡献。

本书编者在摘编中遵循使用同一版本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就使用了第 1 版（总计 50 卷），同时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版（截至 2010 年已出版 21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 卷）；《列宁全集》第 2 版（共计 60 卷）；《斯大林全集》第 1 版（总计 13 卷）；《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总计 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本书的摘编参照了段宝林先生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文学》（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90 年版）。

在摘选的每部分文字后都标有论述出处、篇名、著作名、卷次、页码等信息，以方便读者对所摘录论述出处等信息的了解。

目 录

一 论民族民间文学的起源与发展	(1)
1. 对“自然法”历史学派的批评	(1)
2. 民族的、地方的文学与世界文学	(4)
3. 关于爱尔兰的神话史前史与古代民间传说	(5)
4. 古代爱尔兰“古制全书”与远古的多神教	(6)
5. 爱尔兰神话式史前史的传承	(8)
6. 古歌和口头传说中的英雄	(9)
7. 影响宗教的力量	(9)
8. 异教神话传说中的历史	(10)
9. 摩尔根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11)
10. 摩尔根对人类史前史分期的确定	(13)
11. 人类文明早期的三个阶段	(13)
12. 人类发明开启文明时代的曙光	(14)
13. 论小说的民族性	(16)
14. 社会分工与个体家庭的产生	(17)
15. 关于民族的产生	(18)
16. 关于人种观的批评	(20)
17. 关于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分期	(20)
18. 古代人类社会形态的地理差异	(22)
19. 家庭的早期形态与亲属关系	(23)
20. 蒙昧期的氏族萌芽	(29)
21. 野蛮时代的口头文学	(30)
22. 发明在人类野蛮时代的意义	(30)
23. 氏族祖先与宗教仪式	(33)
24. 关于民族文化	(34)
25.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意义	(39)
26.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	(39)

二 论民族民间文学内容	(41)
1. 文学与民族文化	(41)
2. 论民族与阶级的关系	(42)
3. 论被征服的先进民族的文化	(45)
4. 文学艺术与民族性	(48)
5. 婚姻家庭与民族文化	(57)
6. 宗教信仰问题	(64)
7.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文学艺术	(79)
8. 欧洲各民族文学与民间文学	(83)
9. 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	(94)
10. 妇女问题	(94)
11. 推崇奥地利喜剧	(97)
12. 民族及其基本特征	(98)
13. 文学与宗教信仰	(104)
14. 民族文化与各民族共同的文化	(107)
15. 论民族差别	(109)
16. 列夫·托尔斯泰与工人运动	(110)
17. 民族文化自治	(111)
18. 社会主义可以消除民族压迫	(115)
19.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116)
20. 党内的民族问题	(118)
21. 关于民族主义问题	(119)
22. 文学出版物与书报检查制度	(120)
三 论民族民间文学的形式与创作	(126)
1. 语言的改造	(126)
2. 母语对作家创作的作用	(126)
3. 谈语文学	(127)
4. 通过作家作品学习语言	(127)
5. 语言与劳动	(128)
6. 德语对德国文学的影响	(129)

7. 谈母语教学和语言霸权	(129)
8. 谈外来语的滥用	(131)
9. 语言与上层建筑	(131)
10. 谈乌克兰语言和文化的自由发展	(134)
11. 语言模仿与雕琢	(135)
12. 现代文学的时代性和民族性	(135)
13. 民族文学形式的多样性	(135)
14. 谈民间小说	(136)
15. 民间故事的当代性	(137)
16. 用歌谣传承日耳曼人的历史	(139)
17. 利用资本主义留下来的文化建设社会主义	(143)
18. 作品不是作家的生存手段	(145)
19. 论作家的创作自由	(145)
20. 评犹太文学家的特点	(146)
21. 共产主义社会中艺术家的分工	(146)
22. 作者意图的正直性	(147)
23. 谈作家笔下的农民形象	(150)
24. 作家应认真研读各民族古典诗人	(150)
25. 评改写自斯堪的那维亚民间诗歌的演出	(151)
26. 谈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民歌创作	(152)
27. 利用各族人民的文学和生活进行文学创作的新气象	(153)
28. 评奥古斯都时代的文学艺术	(153)
29. 论中世纪早期的丹麦英雄诗	(153)
30. 谈斯拉夫人的史诗	(156)
31. 谈比较的方法	(160)
32. 文学创作离不开文学评论	(160)
33. 谈文学艺术的倒退倾向	(162)
四 其他	(167)
1. 论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平等	(167)
2. 谈民族优越性	(168)
3. 谈民族平等	(168)

4. 谈民族压迫与民族团结	(168)
5. 论资产阶级时代与民族的产生	(169)
6. 谈劳动与艺术产生	(169)
7. 帮助落后弱小民族发展语言和图书报刊	(170)
8. 谈独立自主的国家和人民	(171)
9. 论对华战争	(171)
(151)	11
(151)	14
(151)	21
(151)	24
(151)	27
(151)	31
(151)	37
(151)	38
(151)	39
(151)	40
(151)	41
(151)	42
(151)	43
(151)	44
(151)	45
(151)	46
(151)	47
(151)	48
(151)	49
(151)	50
(151)	51
(151)	52
(151)	53
(151)	54
(151)	55
(151)	56
(151)	57
(151)	58
(151)	59
(151)	60
(151)	61
(151)	62
(151)	63
(151)	64
(151)	65
(151)	66
(151)	67
(151)	68
(151)	69
(151)	70
(151)	71
(151)	72
(151)	73
(151)	74
(151)	75
(151)	76
(151)	77
(151)	78
(151)	79
(151)	80
(151)	81
(151)	82
(151)	83
(151)	84
(151)	85
(151)	86
(151)	87
(151)	88
(151)	89
(151)	90
(151)	91
(151)	92
(151)	93
(151)	94
(151)	95
(151)	96
(151)	97
(151)	98
(151)	99
(151)	100

一 论民族民间文学的起源与发展

1. 对“自然法”历史学派的批评

庸俗的观点认为历史学派是对18世纪的轻佻精神的一种反动。这种看法的普遍性和看法的真实性恰好成反比。18世纪仅仅产生了一种东西，它的主要特征是轻佻，而这种唯一的轻佻的东西就是历史学派。

历史学派已把研究起源变成了自己的口号，它使自己对起源的爱好达到了极点，——它要求船夫不沿着河航行，而沿着河的起源航行。因此，要是我们回到历史学派的起源去，回到胡果的自然法去，这个学派必然会认为是正确的。历史学派的哲学走在历史学派的发展前面，所以，我们要在该学派的发展本身中去寻找哲学是徒劳无益的。

18世纪流行过的一种臆想，认为自然状态是人类本性的真正状态。当时有人想用肉眼去看人的思想，因此就创造了自然状态的人的形象——巴巴盖诺^①，他们纯朴得居然用羽毛去遮掩自己的身体。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曾经有人这样想：自然状态的人是具有非凡的才智的，捕鸟者到处都在模仿易洛魁人和印第安人等的歌唱法，以为用这种圈套就能诱鸟入网。所有这些奇谈怪论都是以这样一种真实思想为根据的，即原始状态只是一幅描绘人类真正状态的纯朴的尼德兰图画。

对于历史学派来说，胡果也是那种还没有接触到浪漫主义文化光辉的自然状态的人。他的自然法教科书^②就是历史学派的旧约全书。海德认为自然状态的人就是诗人，并认为原始人的圣书就是诗集，这种观点丝毫也不会使我们感到惶惑，其实，胡果曾用最平淡的最冷静的散文语调说过：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征，并产生出自己的特种类型的自然人。因此，虽然胡果并没有创造诗，但他仍然创造了臆想，而臆想乃是和18世纪的散文特性完全相适应的一种散文诗。

当我们承认胡果是历史学派的鼻祖和创始者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按照

^① 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中的人物，捕鸟者，身穿用鸟的羽毛做成的衣服。——第97页。

^② 马克思指古·胡果的“作为实证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G. Hugo. *Lehrbuch des Naturrechts, als einer Philosophie des positiven Rechts, besonders des Privatrechts*）一书。——第98页。

这个学派的精神行事的，正如历史学派的著名法律家所写的那篇纪念胡果的文章^①所指出的那样。当我们承认胡果先生是18世纪的产儿的时候，我们甚至是按照胡果先生本人的精神行事的，这位先生自称为康德的学生，并把自己的自然法称做康德哲学的爱子。现在我们就从胡果的宣言中的这一论点开始谈起。

胡果曲解自己的先生康德，他认为：因为我们不能认识真实的事物，所以在逻辑上我们就应当承认不真实的事物（只要它是存在的）是某种确实的事物。胡果像怀疑论者那样去对待事物的必然本质，同时又像霍夫曼^②那样去对待事物的偶然现象。因而，他根本不想证明，实证的事物是合乎理性的；相反地，他却力图证明，实证的事物是不合乎理性的。胡果自鸣得意地从各方面搬出证据来，企图证明下面这一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即理性的必然性并不能鼓舞各种实证的制度；他把所有制、国家制度、婚姻等都算做这种制度。在胡果看来，这些制度甚至是和理性矛盾的，它们至多也不过容许在拥护自己或者反对自己的问题上空发议论。我们决不应该把这一方法看做胡果的偶然的个人特性，这是他的原则的方法，这是历史学派的一种坦率天真、不怕做出任何结论的方法。如果说实证的事物之所以应当有效，就因为它它是实证的，那末我就必须证明：实证的事物之所以有效，并非因为它合乎理性的；肯定不合乎理性的事物是实证的，而实证的事物是不合乎理性的，同时，实证的事物之所以存在，并不是由于合乎理性，而是由于违背理性，此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更清楚地证明这一点呢？假如理性是衡量实证的事物的尺度，那末实证的事物就不会是衡量理性的尺度。“虽然这也是疯狂，但其中却包含着方法。”因此，胡果亵渎对正义的、道德的和政治的人说来是神圣的一切，可是，他破坏这些神圣的事物，只是为了用历史的圣徒遗物应得的荣誉去报答它们，他从理性的观点指摘它们，以便后来可以从历史的观点去颂扬它们，同时借此去颂扬历史学派的观点。

胡果的论据，也和他的原则一样，是实证的，也就是说，是非批判的。

① 指德国反动的法律家弗·卡·萨维尼在1838年为纪念胡果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五十周年而写的那篇文章。——第98页。

② 译者的错误。这不是指作家霍夫曼，而是指“仆人”（Hofman），按照这句话的含义，在这里怀疑主义和卑躬屈节是相对立的。

这种论据并不知道什么是差别。凡是存在的一切事物他都认为是权威，而每一个权威又都被他拿来当做一种根据。所以，他在某一段文章里曾引证了摩西和伏尔泰、理查逊和荷马、蒙台涅和阿蒙，引证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奥古斯丁的“论神之都”。他也以同样的态度去对待各民族，——他使各民族等同起来。在胡果看来，暹罗人和英国人一样实际，因为前者认为按照国王的命令，缝住饶舌者的嘴巴，把笨拙的演说者的嘴巴一直剪到耳朵，这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后者则认为要是他的国王专制地决定哪怕只有一分尼大小的捐税，那也是政治上的荒谬。不知羞耻的康奇人也和法国人一样实际，因为前者一丝不挂地走来走去，至多用淤泥来涂抹一下自己的身体，后者则不仅要穿衣服，而且还要穿得很漂亮。德国人也并不比拉吉普特人更为实际，因为前者把女儿当做家庭宝贝来教养；而后者则为了不必替女儿的饮食操心就索性把她杀死。^①总而言之，皮肤上的疹子就像皮肤本身一样实际。

在一个地方是这一种事物实际，但在另一个地方又是另一种事物实际。无论是这一种事物，或者是另一种事物，都是不合乎理性的。就服从那些在你的小天地内被认为是实际的事物吧！

这样看来，胡果是一个十足的怀疑论者。否认存在事物合乎理性的 18 世纪的怀疑论，在胡果那里则表现为否认理性存在的怀疑论。胡果承袭了启蒙运动时代，他在实证的事物中再也看不到什么合乎理性的事物，但这只是为了在合乎理性的事物中不再看到实证的事物。胡果认为，人们要使实证的事物中的理性假象熄灭，仅仅是为了承认那种甚至失去了理性假象的实证的现实；他认为：人们抛掉锁链上的假花，只是为了带上没有任何花朵的真正的锁链。

胡果和 18 世纪的其他启蒙运动者的关系，就如同摄政者^②的淫乱宫廷所造成的法国的分崩离析和国民会议时期的法国的分崩离析的关系一样。二者都是分崩离析！在宫廷里，分崩离析表现为放荡的轻佻，它懂得并嘲笑现实世界的思想空虚，但这只是为了抛开一切理性的和道德的束缚，借腐朽和颓废作乐并在总崩溃的驱使下走向灭亡。这就是当时世界的腐败情

① 指过去在印度的一个等级——拉吉普特人中间流行的一种风俗。——第 100 页。

② 菲利普·奥尔良。——编者注

形，而这个世界正是借这种腐败情形来陶醉自己的。相反地，在国民会议时期，分崩离析则表现为新精神从旧形式下解放出来，因为这种旧形式已不配也不能把握新的精神。这就是新生命所固有的自身力量的感觉，这种新生命破坏已被破坏的东西，抛弃已被抛弃的事物。因此，要是能公正地把康德的哲学者看成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那末，就应当把胡果的自然法看成是法国 ancien régime [旧制度] 的德国理论。我们又一次在胡果身上发现了放荡者的十足的轻佻，即庸俗的怀疑论，这种怀疑论厚颜无耻地对待思想，卑躬屈节地对待显而易见的一切，这种怀疑论只有当它谋害了实证事物的精神时才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智慧，——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占有某种作为残渣的纯实证的事物，并且在这种动物状态中自得其乐。胡果甚至在权衡论据的力量时，也以绝对可靠的本能把各种制度中合乎理性和合乎道德的一切都看做对理性来说是一种可疑的东西。对胡果的理智来说，只有动物的本性才是一种不可疑的东西。

马克思：《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184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7—101页。

2. 民族的、地方的文学与世界文学

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伤心，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旧的民族工业部门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着。它们被新的工业部门排挤掉了，因为建立新的工业部门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部门拿来加工制造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从地球上极其遥远的地区运来的原料；它们所出产的产品，已经不仅仅供本国内部消费，而且供世界各地消费了。旧的需要为新的需要所代替，旧的需要是用国货就能满足的，而新的需要却要靠非常遥远的国家和气候悬殊的地带的产品才能满足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学。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9—470页。

3. 关于爱尔兰的神话史前史与古代民间传说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著作家以及教会的神甫们,关于爱尔兰都讲述得很少。

但是还存在着相当丰富的地方文献,虽然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时有许多爱尔兰的手稿已经毁于战火。这些文献包括短诗、文法、辞典、年表和其他历史著作以及法律汇编。不过,除去极少数的例外,所有这些至少包括了八世纪至十七世纪这一时期的文献,都只是手写本。用爱尔兰语出版书籍是不久以前才开始的,恰好是在这种语言已开始消亡的时候。因此,原有的丰富材料只有极小的一部分可以被利用。

在年表中最重要的是“提格尔纳赫神甫年表”(该神甫于1088年去世)，“奥尔斯脱年表”，特别是“四教长年表”。“四教长年表”是1632—1636年圣芳济派教士迈克尔·奥克莱里领导其他三个 seanchaidhes (编年史家)在多尼果耳修道院编成的，他们所根据的材料现在几乎已经完全散失。这部带有批注并附有英译文的年表是奥顿诺凡于1856年据现在还保存着的多尼果耳修道院原手稿出版的。^① 以前查理·奥康瑞尔博士出版的书(“四教长年表”第1部分，“奥尔斯脱年表”等)的原文和译文都是不可靠的。^②

这些年表大都从爱尔兰的神话式的史前史开始，它们的基础是古代民间传说，这些传说曾由九世纪和十世纪的诗人大加修饰，后来又由教士编年史家按年代加以整理。例如，“四教长年表”以创造世界后的第2242年作为开始的日期，据说当时挪亚的孙女凯撒尔在洪水之前的40天在爱尔兰登岸；别的年表则认为苏格人的祖先，这些最后来到爱尔兰的移民，源出于雅典的直系血统，并把他们同摩西、埃及人和腓尼基人联

① 由约翰·奥顿诺凡博士出版并附有英译文的“四教长编爱尔兰王国年表”七卷集，1856年都柏林第2版四开本。(Annala Rioghachta Eireann. Annals of the Kingdom of Ireland by the Four Masters. Edited,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D-r. John O'Donovan. 2edit., Dublin, 1856, 7 vol. in4°)。

② 恩格斯指的是《爱尔兰古代编年史家》文集，(《Rerum Hibernicarum Scriptores Veteres》)，该文集于1814年、1825—1826年由查·奥康瑞尔分四卷在白金汉出版。该书首次发表了“四教长年表”一部分，“提格尔纳赫年表”(写于十一世纪至十五世纪，包含从三世纪末起的史实)，“奥尔斯脱年表”(由十五世纪之十七世纪的一些编年史家编成，包含从五世纪中叶起的史实)以及恩格斯在下面谈到的“因尼斯法耳年表”(写作年代一般认为开始于1215年，史实的叙述直到1318年)等等。——第551页。

系起来，正如我们的中世纪编年史家把日耳曼种族的祖先同特洛伊、亚尼雅士或亚历山大大帝联系起来一样。“四教长”一共只用几页记述了这些无稽之谈（迄今还没有能够把其中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即真正的古代民间传说区分出来）；“奥尔斯脱年表”对这些完全没有记载；而提格尔纳赫则以在当时来说是惊人的大胆的批判精神，宣称基姆拜特王（约公元前300年）以前的苏格人的所有传说都不可靠。但是到了上一世纪末叶，爱尔兰开始了一种新的民族生活，同时对爱尔兰的文献和历史也产生了新的兴趣，于是教士们的这些虚构正好成了最珍贵的材料。由于道地的克尔特人的热情以及爱尔兰那种特有的天真，信仰这些奇谈曾被宣布为爱尔兰爱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当然也就为绝顶聪明的英国学术界人士（他们在语言学和历史学批判方面的著作在世界所有其他地方都享有很高的声誉）提供了一种求之不得的借口，好把爱尔兰的一切都当做极端荒谬的东西而加以摒弃。^①

恩格斯：《爱尔兰史》（1870年6月—7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50—551页。

4. 古代爱尔兰“古制全书”与远古的多神教

“古制全书”直到现在还是我们研究古代爱尔兰的主要资料。这是一部古代法规的汇编。据以后写成的序言说，这个汇编是适应正在爱尔兰迅速传播的基督教的需要，根据圣帕特里克的建议并在他的参加之下编成的。参加编辑这个汇编的“委员会”的据说有爱尔兰最高国王莱盖雷（据“四教长年表”，428—458年在位），两位属国国王：科克（曼斯特国王）、戴

^① 当时的最天真的作品之一是“艾里编年史，盖尔人、苏格人、伊伯尔人或爱尔兰人的历史，奥康瑙尔译自斯基台语腓尼基方言的原手稿”两卷集1822年伦敦版（*The Chronicles of Eri, being the History of the Gaal Scioltber, or the Irish People,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manuscripts in the Phoenician dialect of the Scythian Language by O'Connor. London, 1822, 2 vol.*）。斯基台语腓尼基方言，这当然就是爱尔兰人的凯尔特语，而原手稿则是任意选出一篇诗体的编年史。这本书的出版者阿瑟·奥康瑙尔是1798年的流亡者（指1798年的爱尔兰起义，阿瑟·奥康瑙尔是这次起义的参加者），后来成为英国宪章运动领袖的菲格斯·奥康瑙尔就是他的侄子。据说他是古代奥康瑙尔家族，即康诺特储王的后裔，而且可以说是爱尔兰王位的追求者。扉页前还有一张他的照片，他有一张爱尔兰人漂亮而愉快的面庞，和他的侄子菲格斯像得出奇；他右手拿着王冠，下面写着“奥康瑙尔——本族的首领，奥康瑙尔——本国被辱人民的领袖：‘战败的，但不是屈服的’”（《O'Connor—cear-rige, head of his race, and O'Connor, chief of the prostrate people of his nation: *Sou-mis, pas vaincus*》）。——参照段宝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文学》，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雷（大概是奥尔斯脱的执政者之一），三位主教：圣帕特里克、圣贝尼格努斯、圣凯尔涅赫，最后，还有三位法学家：杜布塔赫、菲格斯、罗萨。这个委员会的著作工作所花费的确实比目前的委员会要少，虽然后者只是负责把这个汇编出版。“四教长年表”指出这个汇编的编纂年代是公元438年。

该书正文显然是以远古的多神教的材料作为基础。其中所有最古老的法律公式都是以诗的形式写成，有一定的格律和所谓的叶韵，——这是一种特殊的首韵，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只押子音的音韵，它是爱尔兰诗歌中所常见的，并且往往转变为完全押韵。已经确定，古代爱尔兰法律汇编是在十四世纪时从五世纪的语言，即从所谓的芬尼方言（Bérl Feini）译成当时通用的爱尔兰语言的（序言，第1卷第36页及以下各页），因此，这就说明，为什么“古制全书”里有许多地方诗的格律在不同程度上显得不明白了，但是除了偶然押韵和叶韵十分显著的地方之外，格律也还是常常显现出来，并使全文具有一定的韵律。在大多数场合，只要读译文就可以看出这些诗体的公式。但同时，特别是在汇编的后半部，也可以看到许多地方显然是用散文写的；如果说那些诗体的公式无疑是从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那末这些散文体的增补就显然是汇编的编辑者自己加的了。此外，在九世纪或十世纪编成的，据说是卡舍耳的国王和主教科马克所编的辞典中曾经不止一次地引用“古制全书”，所以这些法律无疑是在英国人入侵之前很久就已经记录下来了。

在这部汇编的各种手抄本（最早的大约是十四世纪初甚至更早些）中，有不少大多数彼此吻合的文字上的注解，以及比较详细的有关内容方面的注解。注解中完全保存着古代辞典的精神，其中双关语代替了词源的研究和词的解释；注释的价值也各不相同，常有严重的曲解，许多地方难以理解，——至少在不熟悉其他的法律汇编的情况下是如此。这些注解和注释的年代已不可考；但其中大部分大概是写于英国人入侵之后。不过，由于其中只有很少超出正文内容范围以外对法律加以发挥的痕迹，而且这种少见的发挥又仅仅表现在更确切地规定细节，所以较大部分纯粹是解释性的注解和注释无疑可以比较审慎地把它也作为更古时期的史料加以利用。

“古制全书”的内容是：（1）典质法（pfändungsrecht），即大致上包括全部诉讼程序；（2）有关各个不同地区的居民内讧时关于人质的法律；